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5nB173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

明 慧經說　元來集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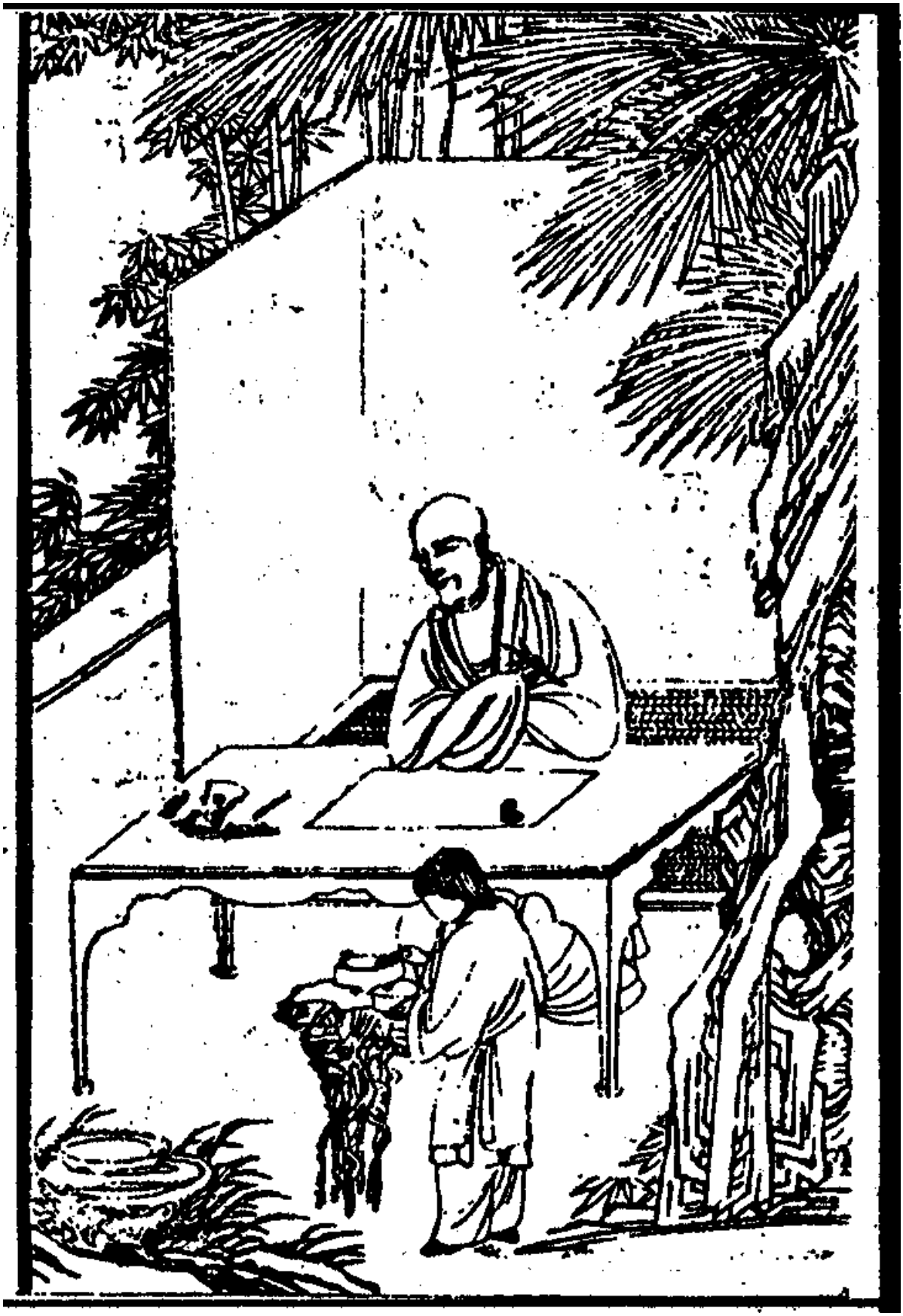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壽昌語錄序
  - 上堂
  - 小參
  - 念佛法要
  - 普說
  - 皮囊歌寓河南公署作
  - 七旬自慶文
  - 峨峰問答
  - 拈古
  - 頌古
    - 世尊拈花
    - 世尊見二人舁豬過
    - 南泉斬貓
    - 南泉白牯
    - 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曰明心見性是不錯路
    - 臺山婆子
    - 菴主豎拳
    - 臨濟喫棒
    - 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
    - 鹽官犀牛
    - 洞山過水睹影大悟
    - 靈雲見桃花悟道
    - 婆生七子
    - 洛浦服膺
    - 雲門須彌山
    - 古鏡未磨
    - 香嚴擊竹
    - 南院啐啄同時
    - 風穴問僧啐啄同時話汝當時作麼生會僧曰當時如在燈影裡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 風穴一塵

        - 青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秖是山見水秖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 石頭三不得
        - 龐居士見丹霞畫七一
        - 龐居士指雪
        - 夾山普請掘坑(云云)其僧束裝潛去
        - 地藏栽田
        - 僧問演祖如何是和尚家風祖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其僧便高聲問祖曰你問我家風我卻識你家風了也
    - 偈贊
        - 閱馬祖語錄
        - 作務
        - 董巖勉眾
        - 遊山
        - 付無異首座
        - 與璩司馬三谷
        - 示撫州二居士
        - 示元謐禪者
        - 示元著關主
        - 寶方勉眾
        - 壽昌警眾
        - 述悟
        - 示少室禪者
        - 和遍容和尚歸去偈
        - 答劍峰菴主
        - 達磨贊
        - 自贊
        - 圓相贊
    - 題無明和尚真贊并引
    - 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皇圖鞏固 帝道遐昌
佛日增輝 濂輪常轉

壽昌語錄序

達磨大師云：「明　佛心宗，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從上諸先德，通身不掛寸絲，良繇見處圓明，故行處自然勦截耳。或有眼而無足；或有足而無眼，偏枯之學，古德所呵，惡能擔荷佛祖大事乎？然初祖達磨大師記已有：「明道者多，行道者少；說理者多，通理者少。」豈緣會使然耶？

我明自正、嘉以來禪道中絕，先師乘悲願力應化閻浮，於是江西之宗旨始立。最初從廬山發悟，而末後印法於五臺，入室陞堂全提正令，諸方尊之為「壽昌古佛」，故壽昌之名獨傳。先師悟道之後住山三十年，戴笠披簑與黃牛白牯同事，常示參徒曰：「凡行處不孤硬者，必見處猶帶廉纖也。牽犁拽鈀，法法全彰，豈待老僧再舉揚乎？」會下飽參弟子鼻孔遼天，先師把住咽喉不許轉身通氣；即上首來公、謐公、賢公等，猶以出世一著囑之。

余見近代宗師草草傳授，末流之弊師弟交識，然後服先師手段之辣也。或曰：「壽昌應西竺懸記而來，故作用與古人一體。」不知為西竺易、為壽昌難，西竺當佛道熾昌之日，遍地皆旃檀林，龍象如雲，其扶豎法幢也殊易；壽昌當宗風寥絕之時，觸處荊棘狐狸作祟，其建立宗旨也特難。乃參悟既與德山、臨濟同堂，而操履又與百丈、趙州共路，余所見諸方善知識未有過壽昌者，其古佛再來耶？自壽昌單提向上一路，於是雲門、黃蘗、徑山、天童諸大老嗣興皆聞壽昌之風而起者也，雖見地未敢輕議，而踐履終遜之。行解相應，名之曰祖。吾師乎！吾師乎！

時崇禎十年夏月既望

西江門人黃端伯稽首譔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之上

門人　元來　集

師初住峨峰，上堂。

拈香祝聖竟，復拈香問云：「大眾會麼？此是三世諸佛用不盡底，一齊撒向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猶用不盡，西天東土歷代祖師亦用不盡。山僧今日信手拈來與眾商量，還是教外別傳、經中玄旨不？函蓋乾坤、隨波逐浪不？截斷眾流、抬薦商量不？大用現前、探竿影草不？當陽撒出、金剛寶劍不？據實舉論窮劫不盡，要且具智眼者揀辨得出，白是白、黑是黑，即不囫侖打作一塊，始可定蔡林之是非、驗學者之得失，然後應聖應凡，自然不被詐明頭之所欺，舉

措應緣無不合吉也。然此道離微，疏之久矣！眾中有大智者，當拼身命盡力匡扶，以悟為期自他兼利，一生不足再拼一生，盡其三生自然合得。古云：『不入生死大海，難得無價寶珠』，此猶是鈍機，靈利漢一聞便知妙。然雖如是，『不得春風花不開』，且謾道『及至花開又吹落』。」

首座云：「未垂法語已涉繁端，略借權言彰明大道。迦葉行頭陀之行受世尊衣；和尚習百丈之規登如來座，未審昔時迦葉、今日峨峰是同是別？」師曰：「庭下虛空為汝說，不必山僧再復言。」座曰：「同別已蒙師指示，單傳宗旨事如何？」師良久曰：「且喜大眾俱已會竟。」座曰：「三十年前人事異，數千白後祖燈新。」師下座。

上堂

「諸佛時常說法，不須疑議猜詳。是何法？天地玄黃宇宙洪荒，不論通宗透教，秖貴直下承當。承當箇甚麼？雲騰致雨，露結為霜。蛟龍不宿死水，猛虎豈行路傍？透得這些關捩，何須願往西方？不問先佛後祖，鼻孔一樣放光。作麼生放光？化被草木賴及萬方。釋迦不肯洩破、達磨九年覆藏，峨峰不惜口業，一下為眾宣揚。且道作麼生宣揚？」揮尺一下云：「罔談彼短，靡恃己長。」便下座。

上堂

瞽目老，聾瞶嫂！色聲兩失剛剛好。更有無手人行拳、無舌人談道；四箇相同論短長，一個於中直笑倒。且道笑個甚麼？奇怪普化翻筋斗，不忝金色頭陀之後。參。

上堂

老僧有一偈，一生受用底，今日分明舉似人，秖是莫將道理會。缽盂一大口，草鞋兩個鼻；以索搦起來，疏通千萬里。不畏高天，無愁遠地；不參佛祖心，非究西來意。為緣得自由，具遊戲三昧；人不肯於我，我卻肯於你。何則？盡十方法界虛空，唯一箇沒巴鼻，何用千思百量，擬議死生來去？一條拄栗自相扶，只是不容生活計。此事真個太煞分明，若再遲疑徒勞心力。

上堂

舉：「老聃云：『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山僧即不然。」彈指曰：「這箇有形生育天地；這箇有情運行日月；這箇有名長養萬物，吾即知其名，故名這箇。秖如恁麼舉，與老子相去幾何？當知這箇生天生地、生佛生仙、生男生女、生聖生賢、生天堂地獄、生餓鬼畜生，更有一般至妙又解生無生。無生子頭白似雪，解向天宮拿日月；要去毘盧頂上行，度生指往無生國；當時有箇老禪伯，一杖當頭親見血。何則？恁麼達磨一宗埽地而滅，如是兩下成怨結。大眾！作麼生為它分雪？維那以拄杖一時趁散，免教思議分別。」

上堂

「雲頭按下大家看，圓鑑高懸百尺竿；即請高人登一步，架空竟不受人瞞。秖如不受人瞞意作麼生？各家路大通空界，不必尋聲觀世音；設使搖鈴攜履去，看來猶不是良心。故昔凌行婆問浮盃曰：『盡力道不得底句，分付阿誰？』盃曰：『浮盃無剩語。』婆曰：『未到浮盃，不妨疑著。』盃曰：『別有長處，不妨拈出。』婆哭曰：『蒼天中更添冤苦。』盃不語。婆曰：『語不知偏正，理不識倒邪，為人即禍生。』南泉聞曰：『苦哉！浮盃被這老婆摧折一上。』婆聞笑曰：『南泉猶少機關在。』澄一禪客問曰：『怎生是南泉猶少機關在？』婆哭曰：『可悲可痛！』復曰：『會麼？』一罔措。婆曰：『跂死禪和，如麻似粟。』一舉似趙州，州曰：『我若見臭老婆，問教口啞。』一曰：『未審怎生問它？』州便打。一曰：『為甚打某甲？』州曰：『似這等跂死禪和，不打更待幾時？』又打。婆聞曰：『趙州合喫婆手裏棒。』州聞哭曰：『可悲可痛！』婆聞歎曰：『趙州眼光爍破四天下。』州令僧問婆：『如何是趙州眼？』婆豎起拳頭。州聞以偈問曰：『當機覿面提，覿面當機疾；報汝凌行婆，哭聲何得失？』婆以偈答曰：『哭聲師已曉，已曉復誰知？當時摩竭國，幾喪目前機。』看這婆子只世間俗婦，尚能洞透佛祖心肝，海會道人豈可不通宗師血脈？若乃肯心頓發，誰不丈夫？其或因循，當面蹉過。此公案古來拈提者不少，盡謂浮盃受婆子折挫；其不知婆子為浮盃沉埋，至今猶未扶起。大眾！且道可中優劣作麼生分析？噫！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便下座。

上堂

拈起一著，佛祖一齊捉；放下一著，聖賢悉皆縛。轆轤飛上天庭，泥牛眠交地角；非惟九有沾恩，亦乃四生受樂。惟有八大金剛努眼

瞪眉、橫拈倒卓。何則？不許眾生亂描邈。

上堂

「青山青，無山不藏雲；綠水綠，無水不生木。惟有衲僧心，調直無阿曲。」揮尺一下。下座。

上堂

真正龍象子，有時提不起放得下；有時放不下提得起。不弄死蛇頭，要捋生虎尾。有時跨上金毛背，自然足下清風起。是否？咦！水不涸兮魚自在，山青幽也鳥安詳。珍重。

上堂

「冬至時臨事且奇，海風吹倒珊瑚枝；龍王驚起歸空界，河伯神祇失卻威。如是事宜自知。」僧曰：「用知作麼？」師曰：「與老僧執杖。」僧曰：「恁麼不知更好。」師曰：「何也？」僧曰：「清閒僧不做，返更作愁人。」師便打。

上堂

「鐵羅漢撞著赤聲火金剛，二家尚氣鬥堅強，愚情不決問空王，王曰諸行無常。一眾知識還會此意不？不然更聽一頌：『野衲門庭不順情，尋常爭許白雲停；乾坤不昧真因果，一定無干那畔人。』參。」

上堂

「黃面老人沒僇[仁-二+(天/韭)]，悲願示生四月八；一年一次熱湯澆，捨死忘生而說法。四十九年一字無，末後拈花放不下；惹得傍觀笑微微，大似打破葡萄架。爍然所作業不忘，撞著雲門要打殺，貽累兒孫相將墮火坑，尚幸琅琊云：『將此身心奉塵剎。』不然則達磨一宗埽土而盡，豈知今日有寶方老漢重為分雪？秖如此一舉，還有報恩分也無？眾中若有拈得出者，管教橫身宇宙與諸佛眉毛廝結。有麼？」良久云：「噫！真個在家為客易，果然出外作商難。」

上堂

大眾禮拜，燈忽墜地，首座啟曰：「銀缸撲地亂墜天花，曲請尊慈重然寶炬，令昏衢而再朗，使法殿以常明。」師曰：「金鑪香裊靄，玉燭燦光輝；寶磬鏗鏘舉，人天聚會時。如是已為山僧說法竟。何也？法本自法，法外何法？更欲說法，恐辱大法。雖然如是，勉強與大眾商量個論。法之體，亙古獨存，非色非空、無名無相、非隱非顯、非暗非明、非聖非凡、非僧非俗；法之說也，自古至今，天地世界森羅萬象，日月星辰海岳山川四生六道，未有一時不說也。所以云：塵塵說、剎剎說、熾然說，無間歇。大眾還信麼？」首座云：「信。」師曰：「汝作麼生信？」座云：「昨向上藍田裏過，山水通融盡寶方。」師曰：「未是信在。」

上堂

首座云：「喫金牛飯飽，孤峰頂上謳歌；飲曹山酒顛，十字街頭打睡。如斯等輩混亂聖凡，向上全提，乞師拯濟。」師曰：「沒巴鼻漢大地無家；有道心人在處安住。隨時放曠自有來由；兀爾忘緣各無分曉。上來不須問過，一定先知；下去無要通情，決然已驗。據椰梳拄杖探海撩天，如帝釋龍王聞而膽戰；憑一缽三衣操冬傲夏，然仁君宰輔見則傾心。非為馳騁蹈高，蓋亦法使如然也。大眾！各宜秉志步武追先。風穴之於白丁、藥山之於牛圈、溈山佑拾橡栗為食、大梅常採荷葉為衣、嬾瓚无收涕之工、百丈示不作不食之戒，其餘真參實悟不可枚舉。一個個打發，如大鵬鳥翱翔萬里蓋地遮天；似師子兒威震十方驚群駭眾。所謂人能弘道非道弘人，自是丈夫各宜知悉。」

上堂

「世尊初誕，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天上天下唯吾獨尊。』雲門云：『我當時若見，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琅琊云：『雲門所謂：將此深心奉塵剎，是則名為報佛恩。』時人秖知雲門罵佛，若非琅琊，冤屈何伸？此事如虛空挂劍號令人天，寶印臨臺指揮龍象，全提向上正眼難窺，雖佛祖猶且皺眉，況魔王安敢肆意？化風屏息，海岳脩然，要具鐵膽銅肝，始解步空捉影。一任野狐精巖中脫殼；從教水牯牛山下投胎。秖如不落因果造化底人，作麼生話會？」良久云：「輪王現出真金子，灌頂承封自自然。」

上堂

大眾恭請山僧上堂所為何事？擬欲求佛法，單窮趁夾窮，更要超生死，無事生出事。莫若推雲歸洞府，引月上蒲團，相共虛明照，一切不相干。當時南泉抖碎虛空七花八裂，驚起露柱石人遍體通流汗血，不是淩行婆，爭解同心結？噫！一眾知識，自當藏拙。

上堂

「臘八逢辰叢林設粥所為何緣？無非順俗，衲僧門庭不必如斯。豈不聞：『三世諸佛不知有，貍奴白牯卻知有？』若恁麼三世諸佛已立下風，況迦文佛乎？且道貍奴白牯有甚長於諸佛？」首座云：「為它金烹大冶、玉出藍田。」師曰：「然雖如是，寶方不免連貍奴白牯一時趁出三門外。何以故？正令行也。秉綱立紀振叢林，海晏河清不令行；好漢盡收歸寶所，化城推倒不留人。」座曰：「和尚道：『化城推倒不留人。』在和尚分上即得，在某甲則不然。」師曰：「更作麼生？」座曰：「閒挑布袋渾無事，笑等街頭一個人。」師曰：「也是閑弦子。」座大笑，眾禮拜，師下座。

上堂

迷生寂亂，悟無好惡。秖如悟後又作麼生？是聖是賢難捉摸，沒毛老虎頭戴角；翻身擬欲論空王，良驥追風趁不著。是不是、非不非，歸去來兮來去歸；不是頭陀發一笑，人天百萬總無知。久立珍重。

上堂

「法鼓三通眾雲集，看看紅日上欄杆；清風透腋祥雲起，那事分明不隱瞞。大眾會麼？」眾默然。師曰：「秖如與麼，還是大眾瞞山僧、山僧瞞大眾？若謂山僧瞞大眾，韋馱大士不心懽。畢竟作麼生？寶壁割城猶自肯，須知識者始甘當。」下座。

上堂

「曹洞宗旨寶鏡三昧，鑑照往來不逃真偽。觀音來也，觀音一堂；普賢來也，普賢一隊；文殊變化有多端，一時明顯一時晦。且道何人共他作對？不然，但看曹山問德上座曰：『佛真法身猶若虛空，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作麼生說個應的道理？』德曰：『如驢覷井。』曹曰：『道即太煞道，秖道得八成。』德曰：『和尚作麼生？』曹云：『如井覷驢。』」師曰：「作麼生會？會得如井覷

驢，便明寶鏡三昧；會得寶鏡三昧，便會如驢覷井。會麼？」首座云：「某甲鑑和尚即不堪，和尚鑑某甲即得。」師曰：「你作麼生會應底道理？」座曰：「隨緣應感即且置，和尚喚什麼作物？」師曰：「應物道理寶鏡三昧，似驢覷井如井覷驢，會得許入曹洞宗，不然則觀音、普賢、文殊也相將攜手笑同歸。」座曰：「若論曹山，猶涉廉纖在。何則？衲僧家不飲君王宴，焉賞野花叢？沒來由跟著驢走。」師曰：「欲知古人遊戲處，須知足下不生塵。」座曰：「今日又遇和尚，猶勝曹山七步。」師曰：「更莫亂商量。」下座。

上堂

良久云：「大眾有疑上來請問，無事各自歸堂。噫！莫道無事好，金剛與泥人揩背，汝等作麼生商量？」僧曰：「遠觀山有色，近聽水無聲。」師曰：「好事不如無。」曰：「崑崙騎象鷺鷥引，一場纔了一場來。」師曰：「會得夜夜中秋月，不明日日枉燒香。」復曰：「時當年三夜四，各自謹守隄防，若被小人算計，一定攪亂法場。前門後戶當仔細，大家嚴密保安康。更須知有一好事，達磨未來東土，彌陀不在西方。會麼？神心按定從空望，半夜天邊挂夕陽。」

上堂

良久云：「陞堂入室事如何？秖為西來老達磨，面壁九年不說法。這一句作麼生道？法筵龍象眾，有會者請出舉看？」首座曰：「某甲不出，眾卻道得。」師曰：「作麼生道？」座曰：「家貧顯孝子，國難見忠臣。」師曰：「道則不無，秖如達磨意落在甚麼處？」座曰：「某甲不煩多說話，和尚惜取眉毛好。」師曰：「白雲飛海嶽，惹得滿天愁。大眾有疑則問，不可法筵中蹉過，不然是諸人之咎，非山僧之咎也。珍重。」

上堂

「撞鐘打鼓，入室陞堂；佛祖規繩，蔟林標牓。未明三八九，切莫亂怔憧。鑪焚寶篆，臺炳銀缸；緇素一室，雲水兩行。夜靜雲收天地朗，寒風颯颯透心涼；西來教外無傳旨，太煞分明不必詳。會不會？庭前柏枯長果，廬陵米爛成秧；釋迦老子開戶，維摩大士起床。一一分明重舉似，大家作禮各歸堂。」師下座，揮尺曰：「直下承當。」

上堂

揮尺一下曰：「宗乘中事難以措辭，大道門庭爭容擬議。等閒垂一句，如太阿鋒離匣，逢之者則死不移時；似塗毒鼓受槌，聞之者則喪不旋踵，所謂玅峰峻仞野獸難藏；寶樹晶光靈禽莫泊。其用也！單趁金毛歸野窟，直追鐵額入深山。掃天下之欃搶；拂世間之孽孱；提墮坑落塹之類；揭迷封滯殼之流。其功也！使法界、世界、虛空界一體同觀；俾佛道、人道、地獄道萬法融會。雖然如是，猶未為向上事。須知更有出格限量外一句，作麼生道？噫！正令不行先斬首，大機一發聖賢悲。久立珍重。」

上堂

「金銀琉璃、珊瑚瑪瑙，貴則至貴，好則不好。大眾還會否？若會則直下便是，擬議則白蘋芳草。所以僧問楊岐：『如何是佛？』岐曰：『三腳驢兒弄蹄行。』僧曰：『莫秖這便是否？』岐曰：『湖南長老。』古人頌曰：『三腳驢兒弄蹄行，直透威音萬丈坑；雲在嶺頭閑不徹，水流澗下太忙生；湖南長老如不會，行人更在青山外。』只如此意甚明，大眾宜當透脫，不然山僧未免饒舌：『春風吹起百花香，馥郁芬披遍十方；一切行人皆動念，惟除金色罷思量。』」下座。

上堂

維那白椎云：「當觀第一義。」師喝云：「大眾會得第一義麼？若不會且向第二義中薦取。」又喝一喝曰：「會麼？若論此事貴乎操履。如行路人有路行路，路窮上樹，樹到杪時再進一步，則與佛祖同住。秖如這一步作麼生進？咦！淩空挂彩，有眼皆窺；唯除瞽目，聞而不疑。春風不在花枝上，一任靈峰哭子規。珍重。」

上堂

維那白椎竟，師曰：「收。無量劫來事已周，春風只到蓮華國，菡萏馨香遍界流。大眾還曾合頭否？若合頭，古人尚喚作繫驢橛，何況不合頭？秖如山僧，昨早停箸，披蓑頂笠美鑊頭，到晚猶不覺倦。若不履踐，至百丈堂奧焉能禁得？大眾！須是到恁麼田地始得。」

觀音聖誕上堂

「五分真香預已然，光明雲起遍三千；普熏三世真如際，以祝當今萬萬年。更冀滿朝王佐、合國軍民共樂堯天。觀音大士！且喜來也，某甲有句請問大士：『實是今日聖誕耶？』秖如天無蓋地無底，一切世界有無情身從何而起？道得即共大士七十三、八十四；道不得未免拄杖道道。」良久曰：「先已告過當仁不讓，念大士記正法明王，且放三十棒。珍重。」

上堂

素號無明實不明，憑條拄杖驗疏親；佛祖撞來只是打，看他那個解翻身。直須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莫藏身始得。作麼生是藏身處沒蹤跡？會麼？拾得拊掌笑呵呵，寒山忘卻來時道。珍重。

上堂

「收。山僧於法無罣礙，秖欠諸人些禪債；今朝一一為酬償，要者來支無後悔。」以拂子打一圓相曰：「上不似下，下卻似上；上下打合，總不似像。會麼？將謂有許多債主，元來卻無。咦！孤峰夜半猿啼切，激月攜星拱北辰。」

上堂

「今夜初三，明朝十一，若問如來禪，一切都道畢，祖師禪作麼生會？中九下七。還會麼？虛空有路虛空大，可惜行人不解行；若是有能行上去，只饒佛祖也寒心。秖如恁麼道，會則直下會去；若不會，時寒各自珍重。」

上堂

「一切佛祖異口同音，共唱宗乘各宜諦聽，有能聞者出眾舉似，老僧麈尾當堂分付。不然！向第二門頭聽取一頌：『虛空不自行，倒使崑崙走；四處無可投，藏身於北斗。驚起烏兔飛，乾坤兩眉皺；野干盡潛蹤，獅子無時吼。凡聖齊教立下風，彌勒當來續其後。』珍重。」

上堂

揮尺云：「虛空掛劍，海裡燃燈；逆地左轉，令天右旋。教無舌人說法；使無手人行拳。然非今世定是前緣。且道還是神通玅用，法爾如然？咦！龜毛合索拴滄海，驚起龍王上梵天。珍重。」

上堂

「易擺脫，難放下！明月清風來大廈；易放下，難擺脫！東海南溟知幾闊？或有人問是何因？達磨直指真機括。豈不聞昔有僧問趙州：『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州曰：『放下著。』僧曰：『一物不將來，放下個甚麼？』州曰：『放不下，擔取去。』古人於此有省，故云：『有水皆涵月，無山不帶雲，若非踏破須彌頂，爭識金剛水際深。』」

上堂

「有始無終衲僧活計；有終無始衲僧常規；有始有終衲僧家具；無始無終衲僧巴鼻。透得一句生死自在；透得二句來去自由；三句透得，可以為人天師；四句總透得，可以為佛祖師。大眾！且作麼生透？」良久云：「五虎淩空攢玉兔，二鸞沖漢趁金烏。」

上堂

「曹谿一派來，雲水兩行集，畢竟作麼生，大事都了畢？如其未透，但看黃龍心參雲峰悅，三年無所得，因辭去，悅曰：『汝往依黃蘗。』心至黃蘗四年，不大發明，又辭再上雲峰，會悅謝世，仍止石霜。因閱《傳燈》至僧問多福：『如何是多福一叢竹？』福曰：『一莖兩莖斜。』僧曰：『不會。』福曰：『三莖四莖曲。』於此開悟，徹見二師用處，徑回黃蘗。方展具，蘗曰：『子已入吾室矣！』心踴躍曰：『大事本來如是，和尚何得教人看話頭百計搜尋？』蘗曰：『若不教爾如此究尋到無心處自見自肯，即吾埋沒汝也。』」師曰：「大眾！且道作麼生是大事了畢？」復曰：「奮然揣出虛空骨，驚起須彌折斷腰。」

上堂

師彈指一下云：「大眾作麼生會？」眾無語。師曰：「不會出世師，空勞一彈指；最無分曉句，真是難接觜。倚天長劍逼人寒，不是其人徒側耳；方知摩尼一顆珠，解用須是寒山子。」下座。

上堂

覺天空湛，心月通明。清沙布碧漢之章，綠水印銀蟾之鑑。藏山於澤，爭如藏身處沒蹤跡；藏舟於壑，曷若沒蹤跡處莫藏身？所以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吞吐得者迴出聖凡。漫天網子衝開，陷阱坑兒跳過，更有出格一句，作麼生道？金翅擊開娑竭浪，龍宮王子盡魂驚。

上堂

在欲行禪，火裏生蓮；拈起木杓，撞破蒼天；償佛祖債結眾生緣。所以喫不得好喫；行不得好行；坐不得如意坐；眠不得自在眠。不許依佛座；不許傍祖邊；不許遊地獄；不許住人天。心不得揣，口不得言，只得如虛空相似，究竟都來實可憐。眾中還有甘分者麼？咦！摑碎虛空都撒卻，從教彌勒下生來。參。

上堂

群峰鬥聳，徒惱須彌；萬派爭朝，空疑海漠。所以大同絕比，本色超方。如錦鱗獨躍龍門，免煩點額；似良驥衝開銜轡，謾自搖鞭。垂絲千尺不回頭；美料滿盤無著意。淵溟自在，海島逍遙。須知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一句，要是其人。會麼？陶潛不肯休杯去，今昔蓮宗枉掛名。

上堂

以拄杖卓一下曰：「一回舉起一回新，昨夜三更過孟津；驀然撞著風顛漢，三腳驢兒美蹄行。即以拄杖一摑。彼不審來因，翻身見臨濟大師請決不平。濟亦以拄杖趁出曰：『冤有頭，債有主，情理難伸。』任是馬祖快斧、藥山利刀莫能劈析；縱教雲門舌劍、洞山唇鋒也斷不明。正所謂：劍為不平離寶匣，藥因救病出金瓶。」

因事上堂

「同風罕會，據款偏逢。狹處倒走千乘之駒；寬場難藏一塵之蟣。各得隨宜受用，無非玅行難思，如實當機，直須自契。若則扶掖宗旨，一條窮性命何貪？但凡叩激己躬，萬倍尊榮身不較。故宣宗喫黃蘗掌，不封粗行沙門；獅子承罽王刀，永播別傳祖道。為得造深步遠，自能革故鼎新。用大智能不逐是非途轍；受重賞罰方知苦樂

寒酸。縱湊地刀鎗莫驚；任滿城火焰何懼？命根不斷，毫釐逆順不甘；性相頓空，百千生殺何涉？馬祖一聲喝，百丈三日耳聾；黃蘗三頓椎，臨濟一生心死。若是英靈衲子立成笑具，參方正眼卻總難瞞，畢竟獨超諸方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地上有程終莫走，空中無路始干行。」

上堂

「即心即佛，幾箇奈何？非心非佛，呢喃者多。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明眼衲僧多恍惚，縱然大梅我秖即心即佛，也似蚖蛇戀窟，作麼生始不拖泥帶水去？咄！」復云：「恰好。」便下座。

上堂

良久云：「汝等諸人從吾覓箇甚麼？若論佛法各已具足，汝於吾覓，腳跟下早是蹉過了也。諸人切莫遠馳求，單單看箇波羅蜜，忽爾頂門突出來，皎然大似天中日，法界虛空成一團，佛法世法都了畢，此時更擬復何為？大散關頭獨腳立，地轉天旋止遏莫及，會麼？」僧曰：「作麼生是諸人本自具足底道理？」師曰：「待汝一腳踏平須彌頂，然後向虛空外與老僧相見。」便下座。

元旦上堂

今年確與去年別，有情一切離生滅。今日不與昨日同，四方八面演宗風；坐見眾生成佛去，惟有貍奴不肯通。假饒德山施棒猶如鐵橛；臨濟下喝勝似耳聾；趙州茶他也不順；雲門餅彼亦不從。且道他具甚麼眼，得如是去就？只緣彼知有。大眾！彼既知有，畢竟知箇甚麼？噫！摩醯撞著仙陀婆，見聞覺知使不著。

上堂

首座舉云：「入無量義處，天雨四花；放白毫相光，地搖六震。輪王寶髻未敢輕窺，今日臨筵乞施大眾。」師曰：「長空無路，禪者偏行；白浪滔天，智人能擭。萬丈玄門過去，猶落那邊；千尺井中出來，終居此岸。伏藏純金不顧；補囊破缽何留？行平地驚心；步險崖放膽。本色分上，智眼鑑諸。秖如不涉此因緣，又是甚麼去就？」首座曰：「番番撼撼真奇怪，直勝三千夜不收。」師曰：「珍重。」

歲夜上堂

「古云臘月三十夜作麼生折合去？山僧借路經過，大眾！有解折合者，老僧與你商量，莫不是頓悟自心即名為佛不？莫不是一心不生萬法無咎不？莫不是瞥地一翻通身解脫不？莫不是言前薦得句下承當不？若作恁麼會，孤負先聖去也。且道作麼生得不孤負去？」良久云：「嘍囉國裡生嘍囉。」便下座。

上堂

「明白太甚，其或未然，黃公喫惱問張婆：『貧窘教人怎奈何？』張婆嘻笑答黃公：『直須節儉做家風。』黃公得意翻身去，四下門前栽荊棘；截斷人間是與非，果然家業重新起；二下商量生意通，果是優餘賽石崇。眾中且道，他作麼生意得如是慶快？」博山出曰：「向上玄談不勞拈出，斷索殘篇一句作麼生道？」師曰：「若如是透得，則德山棒、臨濟喝拈放一邊；趙州茶、雲門餅不勞舉著。」山曰：「和尚齒不關風。」師曰：「爭奈宗門慶幸。」山曰：「觸著家風不是家風？」師曰：「雖然如是，此一上堂特為四來緇素等。」山曰：「卻請和尚下座。」師曰：「業障隨雲走，靈明逐日回。」

上堂

「不論一義二義，只要直下便是。大眾！作麼生說個直下便是底道理？」僧曰：「露柱燈籠[跳-兆+孛]跳。」師曰：「何不道頭髮連鬚，眉毛合鼻。會麼？會則便請領去，不然關山萬里。」便下座。

上堂

此事若舉起無風起塵；如放下猶雲蔽日；縱然不舉不放又在顢頇。一切屏除未是佛祖境界，畢竟作麼生是佛祖境界？咦！嵐風起處乾坤震，劫火燃時世界空。

上堂

「南無薩怛多，無始笑呵呵，畢竟因何事？憍陳如、達磨，一個混眾一個獨坐，這等淆訛，今古禪和幾奈何？卻有露柱子返是覷得破，大眾且道他覷破箇甚麼？」良久云：「動地驚天，一場懺懺。」

上堂

抽筋不動皮，換骨不見血；筋骨一齊空，遊行不倒跌。達磨大士解滅而不解生；釋迦老人解生而不解滅。要知生滅不相干，除是當年乾屎橛。

臨終辭眾上堂

「今年只有茲時在，請問諸人知也無？那事未曾親磕著，切須綿密做工夫，從上佛祖皆因如是。昔歸宗座下僧，夜大叫曰：『我悟也。』歸宗次日上堂曰：『昨夜大悟僧出來道看。』僧出曰：『師姑元是女人做。』若論歸宗，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歸宗其一也。此僧若不的的當當到這田地，怎肯許它？大眾！且把這公案左看右看反覆細看，是箇甚麼道理？還有佛法也無？還有宗乘也無？且喜沒交涉。此是老僧今日最後分付一著。大眾切宜珍重。」

小參

一定不空如人捉風；一定是空如鳥遭籠；空卻不空佛不居中。佛本非有誰在不在？露柱生兒解做買賣；賣者本無一文，買者不受一塊。惟有春風乃自知，百草頭邊解捏怪。

小參

參學之士道眼未明，但當看箇話頭，要立個堅固志，如一人與萬人敵，安敢放意殺出方了。孳孳然、念念然！管甚麼色、管甚麼聲？冤也不管、親也不管；佛也不管、凡也不管，非是不管，有死對頭在。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雖然如是，最是省力，不須念經不須拜佛；不須坐禪不須行腳；不須學文字不須求講解；不須評公案不須受皈戒；不須苦行不必安閒。於一切處只見有話頭明白；不見於一切處，倏然一時瞥地，如日昇空十方普遍，盡大地是個話頭。所謂：「打破大散關，直入解脫門。」到恁麼時節方是得力處，故云：「得力處便是省力處也。」到此始有說話分，方可見人探竿在手，得大自由不受羅籠。看宗也得看教也得；遊方也得住山也得；禪定也得散誕也得；作佛也得為凡也得；混眾也得獨居也得。所以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一切即一一即一切，無第二人。此事若不從自心契悟一回，縱有見解如說食不飽，大丈夫兒決不說了便休自己相欺誑，若不踏到底定是不肯住，到底人始不被諸法緣轉，自有通變解向。有佛處趁一步；無佛處放一著。使一切聖賢挫

折它不得，討甚巴鼻？天地陰陽算計拘束它不得，因果罪福其奈爾何？只饒佛祖到這裡，只得吞聲忍氣，何況其餘？蓋為得大總持王三昧也。切宜珍重。

小參

究竟窮極不存軌則，虛明自照不勞心力。有時即心即佛純一酥酡；有時非心非佛顢頇漆黑；有時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生金剛圈撞著頭疼；有時不求佛、不求法、不求僧，爛榔栗刺踏著腳坼；有時東涌西沒不住有為；有時南現北藏常居無額；有時探竿試杖撥草瞻風；有時無影尋蹤驗贓捉賊。顯大機、施大用，各賽精肌；握大權、奮大威，單行擲摑。魔佛界空，凡聖情滅；大家團欒，同共休歇。

小參

事不盡於心，蓋因理不明；理明無別事，萬法心兄弟。左右常時用，用無有我人；本自如如體，何處乃非真？乾坤非是大，日月未為明；種種諸三昧，順逆啟愚扃。金沙馬郎婦，東際善財身；本證無依欲，發用駭群英。喚作事得麼？喚作理非親；事盡事無礙，理空理自明。管甚戒定慧？說甚殺盜婬？入門便棒喝，纔出不放行。大死仍復打，痛處愈加針；壁立千萬仞，不通凡聖情。佛祖亦莫測，何況天鬼神？參禪學道者，休令理事萌。要入五宗旨，須當理事精；千聖不傳法，單傳無事心。無心無事相，諸佛及眾生；了了這一著，非來去與今。

小參

三十年來學此道，如今連學一齊掃；掃不去的似冤家，送不向前推不後。拽杖翻然打木嫂，謔得石女嚎嚎叫；這般古怪事難憑，引起鐵牛呵呵笑。大眾會麼？咦！三腳驢兒美蹄行，問誰跨也誠希少。

小參

禪家流，當勘破！畢竟自身無有我；無我端然彼即空，說箇空時猶話墮。萬法齊觀總秖麼？了無一法是真宗；佛祖架上雲煙閣，賢聖齊教立下風。三界無心無歹好，何須更把塵勞掃？妙明殊勝竟無貪，世界何須生懊惱？君不見，牛頭昔日曾輕慢；設有一法過涅

槃，我說猶如一夢幻。果然見得分明，隨處盡是家津；不向色聲取捨，從他虎嘯龍吟。滄溟晝夜無停水，誰論其中古及今。

小參

路傍得底終險，途中受底仍虛；自心解者猶差，從它悟底曷是？恁麼不恁麼總不得，作麼生得是去？若於大變門頭密契一場，則知世尊拈花頭陀微笑，正似空花捏目；教外別傳互相授受，又是白玉增瑕。千般去就，有膽無心；無限鋪排，誑謊狂子。何必別峰相見？豈須肘後懸符？真裔出頭，不昧高鑑。還有麼？要定乾坤之智眼，除非足下有生涯。

小參

道人住處人難住，日日日輪從西曙；萬象雖同異樣天，森羅純是珊瑚樹；金毛耕耨無土田，上下四圍惟一路。炊無米飯，飲不乳酥；飽禪悅味，行無為事。共三乘！龍象出纏；集五宗！貍奴返故。眉毛廝結復云誰？木上人家頭一戶，能知勿許知解慕。勿令慕！法爾如然絕思惟，千里同風齊免顧。

小參

昔者楊岐方會大師佐護慈明之道，總柄綱律三十餘年終師之世。後赴楊岐請，老屋頹拆不蔽風雨，衲子投誠願充修造，師終卻之。遇夜雪，上堂云：「楊岐乍住屋壁疏，滿床盡撒雪珍珠，縮腳項，暗嗟吁，翻憶古人樹下居。」觀乎古人真參實悟體量越格，實已到佛祖地位，尚猶不肯自安，仍如在學分中行履，孜孜不矜受用清澹。我汝濫膺林下飽食煖衣，寒附紅罏夜安厚被，三時閑暇百事無干，尚不足心猶無慚愧，道行弗備習障未除，一生如意累世牽纏。切宜悔心專一向道，參求向上盡卻今時，性理未明如喪考妣，念念不捨以悟為則。直須打破大散關，方可縱心行路去。珍重。

小參

「心有一法，在處不安；心無一法，未免顢頇。有無心不著，畢竟是何端？江山礙眼情非瞥，心境居胸識未乾。故恁麼也不得；不恁麼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透過三句外，自然與佛無差，橫行也得、直行也得，無能攔攬；殺也不怕、活也不怕，豈解傷鋒？為伊有通霄路徑，行於鳥道何處覓蹤由？似幻人把捉伊不住，佛祖尚

不奈何，況天堂地獄耶？大眾！須信有這箇道理，秖如不落聖凡一句作麼生道？」良久云：「大鵬鼓翅飛龍震，獅子頻呻大象驚。」

小參

一念不生，諸佛眾生無二相；三心勿起，五宗百派總孤明。十方三世誰安？六道四生何立？了無所了，了得元了自心；明無所明，明時秖明本性。三藏不談別事；五宗豈闡它乘？性理未徹，故起萬種參差；心地若明，渾化百家骨董。玄路登而開義網；關捩碎而破疑團。更不滯句隨言，一任曇花開遍野；竟休循行數墨，儘從貝葉散彌天。六載苦行是何緣？秖為演若；九年面壁成甚事？專引逃兒。正眼觀來，誠如一夢。唯有一真一切真，棒喝徒勞驅使；萬法總一法，殺活枉用行持。千聖不奈它何，秖是元無所有；諸方盡力歸仰，皆因脫體全空。從教五位排班，覓蹤跡了不可得；三玄門啟，求影響畢竟難知。百千文殊，神力難出那伽；一箇普化，靈蹤驚翻大地。爭似野狐能變化，不出黃蘗圈襠；縱饒牛牯解翻身，仍受南泉嘔氣。三千門下百萬人天，檢點將來盡皆喫棒。且道過在甚麼處？噫！秖為今時有，未免古時無。

小參

佛法非法，貴在悟達；祖道無道，要須親到。達則決聖凡之是非；到則斷人天之果報。達不達！一念無生定自發，發後千燈共一光，不須更議其生滅；到不到！一念純真當實造，造到因緣機熟時，一定虛空解跌倒。論甚佛祖，談甚法道？十方法界絕行蹤，陽燄空花何處討？

汝等諸人既臨法會，當以法為先，若不得法，所修何益？何者是法？即汝心是。古云：「即心是佛，即心是法；法佛無二，僧寶亦然！」故云：「萬法從心生。」還知此心麼？即是目下歷歷孤明晃耀乾坤底。又古云：「心法無形，貫滿十方。」此心在眼能見十方色、在耳能聞十方音，如是六門無不鑒覺，須自省悟。若不識此心，縱修十善亦非解脫；縱得大定亦非究竟；縱有辯才智慧，只成乾慧，不免輪迴。汝莫言但要空五蘊便度一切厄苦，不知五蘊本空苦厄何有？經不云乎：「色不異空，空不異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空即心也，色受想行識亦心也，所以凡所見色皆是見心。經云：「一切世間諸所有物，皆即菩提妙明心體。」此心一悟，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乃至無智亦無得，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若能如是何慮不畢？若不悟者，但於心法無形貫滿十方中參

看。忽日參透光超日月大納乾坤，方是入頭處，管取有說話分，自然不被一切有無事縛。珍重。

小參

「昨夜雷轟電掣打破虛空，腦裂不甘，哀告毗盧，不能依公斷決。大眾！有知者為伊分雪？」僧曰：「總在和尚。」師曰：「聊與一摑。」

歲夜小參

時當三十夜，當知折合處，雲從龍，風從虎。九九八十一，五五二十五；西天四七宗，東土二三祖。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趙州、黃蘗不落其數。參。

臨終小參

人生有受非償，莫為老病死慌；笑破無生法忍，自然業識消亡。一時雲淨常光發，佛祖皆安此道場。故云：「我今安住常寂光，名大涅槃。」縱佛祖曲示玄玅差別門庭，七方八便接誘群機，總不出大寂滅光而已。

念佛法要

念佛人，要心淨！淨心念佛淨心聽；心即佛兮佛即心，成佛無非心淨定。念佛人，要殷勤！淨念相繼佛先成；佛心充滿於法界，一念無差最上乘。心念佛，絕狐疑！狐疑淨盡即菩提；念念不生無繫累，十方三界普光輝。念即佛，佛即念！萬法歸一生靈燄；靈燄光中發異苗，自然不落諸方便。念佛心，即淨土！淨心諸佛依中住；念佛心勝萬緣空，空心早上無生路。念佛人，要心正！正心一似玻璃鏡；十方明淨物難逃，萬象森羅心地印。念佛人，要真切！切心念佛狂心歇；歇卻狂心佛現前，光輝一似澄潭月；波瀾浩蕩不相干，聖凡示現離生滅。念佛心，聽時節！時節到時心自悅。似遭網，打破大散關；如失珠，抒教黃河竭。見有是利不思議，非為饒舌為君說。念佛心，須猛究！直下念中追本有；非因念佛得成佛，佛性亙然常不朽；剔起眉毛須自看，瞥然親見忘前咎。念佛人，有因由！信心不與法為儔；參禪講解全不顧，直下心明始便休。露地牛，耕翻大地；漫天網，收攝貔貅。生擒活捉威天下，越祖超宗異路頭；普勸念佛參禪者，莫把家親當怨讎。

普說

參禪者須得禪源底要玅，方有語話分。此語無來由沒格式，但應機便用，實無有鋪排著量之言，所以云：「無味之談，塞斷人口。」如僧問趙州：「如何是道？」州曰：「門外是。」曰：「不問那個道。」州曰：「甚麼道？」曰：「大道。」州曰：「大道透長安。」此等語話可商量乎？盡是禪源到底句，但具眼者自然相契。學此道者直須無有學處始有學分，若有毫端許可學者未是學也。昔香嚴豈不具學眼、不悟道、不見性耶？為甚答一句本分話不得？蓋學心不散、能所未忘，禪源未透也。及乎一日因擊竹大悟，始知從前盡是枉用身心。故偈曰：「今年窮，錐也無。」可不是乎？此事實無與人商量得，亦無從人學得。得者相見絲來線去，你一拳我一掌，你罵我我毀你，大家歡喜並無人我。如或菴曰：「山蠻杜拗得能憎。」不知其幾忻慶也。此等如木人與石女相談，言言闇有清趣，終不是孟浪欺心瞞人的語。解說此語者固是難得，他三二十年不解，開口纔通一線吐一句，如獅子哮吼眾皆驚駭。蓋解行相應，生機頓發，素非一等。如慈明到神鼎秖道一句：「屋倒也！」天下搖動。想其語若在學佛道上來，據汝將三藏十二部內千七百祖錄中翻下交解下，盡都無撈摸處。論說法解義，誰又過十地菩薩及神光、雲光、德山、亮座主等耶？一個個到此門下都無開口處，可不是為第一貴勝乎？若未到禪源底，第一要謹慎言行，莫馳騁見聞之學為己任，恐撞著沒巴鼻漢，纔一箚著心憤憤地如火發相似，又不肯下心參求懺悔，盡不免現招苦報。如僧謂雲門：「如初生月，曲彎彎地。」遂失雙目；如疏山一句：「肯諾不得全」，受三十年倒屙。話到此不得不膽戰心寒，千載龜鑑豈欺人乎？要得心中怗怗，直須己躬下事明白，古人境界中通得，左之右之手舞足蹈，不知幾大快活，逆行順行天亦莫測，正是：「古人行處我不行；古人用的我不用。」總是不令人覷破，雖則分外僭出頭來，一一盡是本分上事，終不是捱墻靠壁的耳。故歸宗見僧來即斬蛇，來者謂是麤行沙門；南泉斬貓，兩堂僧擬議不下；文殊殃崛殺佛，疑殺人天，白白將人生陷活埋，這等境界幾人夢著？翻轉乾坤的手段，始能名播今昔德澤諸方，湖海衲子誰不萌此心念？但學地不盡終不至於無學地用度。雖口說得十分相應，到臨機應事上七花八裂未免敗露。如野干盡其聲勢，必不駭象忻龍也。學者可不勉諸？

普說

學佛道者第一不得住學地，要行到佛祖田地始得。故善財參一百餘城，但言：「我先發菩提心，云何教我學菩薩道？」如云無有一法

可得名菩提心，從上諸祖所得，豈有少法可得也？故僧問九峰虔曰：「祖祖相傳復傳何事？」峰曰：「釋迦慳、迦葉富。」僧曰：「如何是釋迦慳？」峰日：「無物與人。」僧曰：「如何是迦葉富？」峰曰：「國內孟嘗君。」僧曰：「畢竟傳底事作麼生？」峰曰：「百歲老人分夜燈。」你仔細看，是有學？是無學？雖然如是，直是行到方知有此事。但行不學十有九到；但學不行十無一到；學行兩全十修十到。故釋迦六年苦行；達磨九年面壁；馬祖二十年不開口；趙州八十歲猶行腳；克符一生穿紙衣；玄泰一世著布衲；張九成看個柏樹子；呂純甫提箇趙州無。古今得此旨者筆言難盡，一箇箇都是實行上做，一時打破漆桶，自然頭頭上合、物物上明。古今用不盡底到手了也，要用時，果如貧婆[打-丁+婪]草隨手拈來。不行但學，縱在三藏腹中穿下過、千七百則透將來，及乎定業到時未免一場熱鬧，想無別念只是啊唧！然定業者何？即是無始熟用之境也。雖知此咎，盡力掃除愈加紛雜，行力不久，雖然修進，又不知不覺打合輥作一塊去也。若要定業冤家散去，第一不得打掃他，但把個敵生死話頭頓在面前，與彼抵捱，必然胡思洞裡閑神野鬼、妖狐，怪類、佛魔、天眾近不得也。昔槃特伽曾持掃帚二十年，生死心破證無生忍，安有盡力行持者不瞥地耶？然切不可恣肆言易。山僧三十年來著實力行，尚自走作不奈何，況不下死工夫得成就哉？故汾陽曰：「古人二三十年方纔成辦。」況乎今時？余每向人前弗敢言易，不是用實力曾覷破古人巴鼻，安敢說這個話？定不是饒舌瞞人，瞞人之罪定非輕也。眾等若肯發心，從善財本分上用底、諸師話頭上做將去，憤然一念弗計遠近年月，管取有日如雲開見日，大地光輝就解向佛，未行到處，把關下寨攔攩野狐，揀辨是非入平等際，卻不被六師牽入社火隊，誘壞後昆污瀆先聖。真獅子兒一撥便轉，決擇種性。若非飲光別傳印子上的，縱是足踏蓮花頭垂寶蓋，辨若懸河橫身宇宙，一定當面便吐。何則？秖要選取一個定乾坤底手段，沒查滓的心腸，扶振宗風作將來眼。佛法千生莫遇，祖道萬世難逢，某甲幸緣一遇，如獲無孔鐵鎚。身心迷悶有年，忽於大好山行下過，如獲至寶身心忻躍，迨至今時用度不盡，始知千聖共傳無底缽，生生世世永馨香。伏冀當來，好心珍重。

皮囊歌寓河南公署作

臭皮囊，不久長！人生切莫逞豪強；為王為宰為民卒，一旦無常夢一場。勘破了，罷思量！各循造化過時光；乾坤中有能仁旨，解使時人出苦殃。且問著，是何旨？畢竟要從何所取？智者深知是玅心，此心靈妙無堪比。不蓋天，不擎地！萬象森羅何足計？浩蕩虛玄古及今，誰云生死并來去？大丈夫，宜立志！不悟此心

都不是；想起輪迴實可哀，切須人道當迴避。這避方，快自覓！一念無生都解釋；突出真常大涅槃，圓明寂照凝天地；雖然見得的明明，亦要遇人末後句。末後句，若何為？我佛拈花示眾時；人天百萬渾無措，迦葉微微笑逗機；三千七百今猶古，俱要通方向上歸。這般事，絕語言！到家全不涉因緣；空生枉在巖中坐，鶖子徒存日百篇。使不得，智與能！三藏玄談我未曾；一念如如無上道，九流三教豈能臻？論乎如，即有無！有非萬象諸幻有，無非虛無斷滅無；會得有無之方便，窮年相伴古毘盧。超三界，出迷塗！不用從前諸範模；解向異中提異類，隨流順逆自危孤。僧不著，俗何拘？盡世能為弗遇渠；壁立千尋難近傍，交馳棒喝是何如？言有骨，用無為！萬別千差自益時；不持不犯無拘束，殺佛焚經破網疑。大手段，方敢縱！不得別傳非釋種；破沙盆內入傳燈，大好山中醒世夢。醒悟後，似非曾！何殊萬死及千生？秖因不契無生理，所以生生起愛憎。愛憎盡，秖一靈！洞然明白是何人，這般極則言難會，笑殺南無觀世音。

七旬自慶文

恭惟！老老大大幻身，屆於古稀；孜孜乾乾深造，基於志學。睹般若之甚深，肯心頓發；入無住之三昧，即色是空；覽宗乘之至極，決志研窮；得綿密之細推，是無即有。機緣將熟，廓值元來。天然透過大好山，如匙開鎖；倏爾沾嘗曹洞水，似酪涼心。登臨濟之堂，爭甘棒喝；躡雲門之室，曷領顧咦；入溈仰之門廳，千尺井中不涉；蹈法眼之方丈，二指掌內無干。僻隱種穀於峨峰寶方，近三十白；放曠持杖於湖海壽昌，餘二十秋。坐方丈而捉空花，多貽後進；登禪床而探水月，猶累先參。結制各處道場；提揭諸緣輻輳。掛諸方之唇齒，疑殺顙頇；走四海之足跟，開驗得失。古怪去就，除解笑者同參；奇異行藏，唯忘言者共住。終朝穿衣喫飯，淨裸裸以忍饑；恒時待客迎賓，絮叨叨而忘語。得如是不可思議，一任虎嘯龍吟；成一切無盡藏微，儘從象回獅吼。祖師命脈流通；賢聖巴鼻露現。別傳玄旨，應在斯時；虛空有窮，弘贊莫及。傾誠仰祝老和尚住無量壽，普利人天藏向上機，均膺緇素者也。

(豫章信官黃端伯捐俸敬刻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上　廣照弟子愈奇證字)

(崇禎十年十一月徑山寂照菴識)

壽昌和尚語錄卷上終

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之下

門人　元來　集

峨峰問答

問：「世尊開堂四十九年，談經三百餘會，為甚末後拈花示眾，乃至飲光微笑便言：『不立文字，教外別傳，正法眼藏，密付與汝。』未審作麼生說箇密付底道理？」
師呵呵大笑曰：「明瞞猶可，暗騙難當。」
頌曰：
劃斷巫山十二峰，孤明一鑑映晴空；人天百萬皆驚駭，真勝全歸掌握中。
問：「世尊初降，手指天地，作獅子吼：『天上天下，唯吾獨尊。』為甚至雪山睹明星方悟，未審悟箇甚麼？」
師曰：「咦！一乾屎橛，說他作麼？」
頌曰：
誰把虛空計限年？森羅萬象自留連；縱橫施設無窮數，成壞何嘗到彼邊？
問：「文殊是七佛之師，為甚出女子定不得？罔明是初地之士，為何又出得？敢問罔明有甚長處？」
師咄曰：「這野狐精三尺，趁出去。」
頌曰：
不向鋤頭尋活計，卻來架上打鞦韆；鏗鏘鼓弄歌歡樂，鎮夜令人不得眠。
問：「善財至妙高峰覓德雲比丘七日不得，後於別峰相見，何也？」
師舉尺曰：「噫！這是一切峰首，請善財來相見。」
頌曰：
塵塵普現寶王剎，豈可相逢往別峰？獨有貍奴精古怪，法堂跳出上穹窿。
問：「初祖九年面壁直接上根，未審渠還用功也無？」
師曰：「噫！這無用漢，說他甚功？」
頌曰：
不諳世法出世法，卻來此土觜盧都；人天凡聖皆嫌棄，反得清名上祖圖。
問：「二祖說法天華亂墜、地湧金蓮，為甚麼立雪求達磨安心？」
師曰：「這老有些意思，不解將金博金，卻解以塵去塵。」

頌曰：

三藏琅函砌滿懷，人間天上歎奇哉；知非斷臂求心法，誰想獃獃亦是獃？

問：「神秀在五祖會下為教授師，因甚將衣缽付盧行者去？」

師曰：「盧公何曾受衣缽？莫謗盧公好。」

頌曰：

老成人愛老成人，一錠金還一錠金；具眼終須知本色，豈應看錯定盤星？

問曰：「牛頭未見四祖，感百鳥銜花，見後為甚麼卻無？」

師曰：「噫！不唧溜漢被人換卻眼睛了也，自此不解，見神見鬼。」

頌曰：

一世榮華曷可誇？千金不換野人家；門庭險峻人難近，鳥獸何能再獻花？

問：「古云：『色、聲為無生之鴆毒；受、想乃至人之坑阱。』為甚麼道：『不斷煩惱而入涅槃？』」

師曰：「咦！蛇頭鬼腦。」

頌曰：

誤入禪園見作家，新翻時樣破袈裟；有時包裹三千界，不許時人亂撒沙。

問：「青蘿寅緣，直上寒松之頂；白雲淡濘，出沒太虛之中。萬法本閒，惟人自鬧。如何是本閒底法？」

師曰：「墻壁瓦礫。」

頌曰：

情知國難出忠臣，不至艱危不見人；到得南陽門裡去，何須更要問關津？

問：「迷時三界有，悟後十方空。未審中心樹子作麼生得通去？」

師曰：「不於五濁惡世實難尋他。」

頌曰：

佛於濁世事行難，箇箇聞之著實參；忽日足頭而撞破，竟休出嶺問津關。

問：「萬象之中獨露身，未審露柱與燈籠是同是別？」

師曰：「噫！卻須問取露柱，必為子說。」

頌曰：

四洲風月不同同，夜則西兮日則東；聊與時人通線路，須彌山隔在其中。

問：「佛法遍在一切處，普現一切群生前，為甚迷者迷、悟者悟？」

師曰：「噫！怪一切人不得。」
頌曰：
天輪晝夜亙長明，不見皆因翳眼睛；更有一般奇異物，六根不具卻知音。
問：「古云：『一切不為，佛也不作。』未審作箇甚麼？」
師曰：「咄！聽誰恁麼說，且去作佛好。」
頌曰：
威音外是一乾坤，一箇人兒住一村；無上涅槃為伴侶，省煩家業不須分。
問：「三千大千界，無剎不現身，為甚普眼覓普賢不得見？」
師曰：「咄！怪得普眼覓不見，普賢覓自己也不見在。」
頌曰：
何似當機不出塵？蓋因見上太分明；更須知有超方意，罔象收珠不足稱。
問：「異艸靈花，睹者皆羨，因何又道有眼如盲，方有少分相應？」
師曰：「這事要問野狐精，即向汝道。」
頌曰：
好事不如無事好，牽起還應重跌倒；要得清安一世閒，獨羨平田使犢嫂。
問：「不涉言詮，速道速道。」
師曰：「咄！汝性急作麼？待我慢慢道也無妨。」
頌曰：
孤雲來去自優游，管甚時人喜復憂？不讓金烏飛玉兔，何妨鶖子與螢流？
問：「寒山、拾得終日或笑或哭，敢問渠，還有地獄分也無？」
師曰：「啊！他那一處無分？」
頌曰：
出纏人解入纏行，鐵壁銀山一掌平；遍體黃金膿滴滴，眼睛鼻孔若銅鈴。
問：「磨磚匪作鏡，車鈍在打牛。秖如打牛，牛在甚麼處？」
師曰：「咦！知過必改，得能莫忘。」
頌曰：
大方廣博納虛空，無限行人路不通；一遇到家人的信，不勞舉足在家中。
問：「即心即佛即不問，非心非佛是如何？」
師曰：「咄！且照管話頭著。」
頌曰：

即心即佛即是心，非心非佛即是佛；擬議墮落野狐坑，不擬仍沉魂鬼窟。噫！畢竟何者是佛？咄！

問：「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未審他是貪味供養？未審是法爾如然？」

師曰：「莫錯擬，蒼天秖許大也。」

頌曰：

拋卻轅門坐玉堂，寒威凜凜整朝綱；山河平靜歌娛宴，上鬻何消更問嘗？

問：「靈雲見桃花大悟，玄沙為甚麼不肯？」

師曰：「大有人不肯玄沙在。」

頌曰：

不學行時先學走，自然引得傍人笑；鐵牛不怕紫金毛，衲子河沙幾個曉？

問：「不許夜行，投明須到。假饒到後，作何勾當？」

師曰：「咄！看腳下紅線著。」

頌曰：

相逢直要辯來因，眼裡無筋一世貧；明暗兩頭俱解住，倒行始是出廛人。

問：「《楞嚴經》云：『認能推者為心，是認賊為子。』為甚道：『塵塵剎剎現全身？』」

師曰：「相識滿天下，知心能幾人？」

頌曰：

潑天銀浪擁山來，來一回時去一回；萬派千流如鼎沸，和同到海亦悠哉！

問：「大事未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亦如喪考妣，尚有何事？」

師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

頌曰：

未明明迺共真誠，貧富雖殊一樣心；道行臨深如履薄，通玄爭肯枉光陰。

問：「婆生七子，六箇不遇知音，秖這箇也不消得，拋向水中。未審渠具甚麼眼得恁麼？」

師曰：「咦！賣燒餅底手腳數他。」

頌曰：

手段雖低計較多，愛河翻鬥爍迦羅；果然被摝徐徐去，子母俱焚莫奈何。

問：「王老師做一頭水牯牛，即今還在甚麼處？」

師曰：「一塵不空，到是極馴。」

頌曰：

可笑叢林今古客，路頭不見曷參禪？南泉遷化為牛去，誰不驚惶歎可憐？

問：「禪即不問，如何是宗？」

師曰：「葛藤絆倒太虛空。」

頌曰：

問宗不問禪，妻死哭黃天；劈脊三兩尺，痛快莫成顛。

問：「道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離知識又成灰斷，作麼得相應去？」

師曰：「咦！山露連纏骨，水流不斷筋。」

頌曰：

層層疊疊接青天，水曲山彎沒際邊；碧眼老胡都不涉，蓋因不肯續燈傳。

問：「廣南有顆鎮海明珠，仰山未嘗收得，敢問和尚還曾收得否？」

師曰：「囚！你那日見的麼？」

頌曰：

誰道神珠鎮海涯，纔方舉念悉皆差；枉勞娑竭殷勤守，遍滿乾坤總是他。

問：「威音王前有一對無孔鐵鎚，大悲通身手眼，為甚摸索不著？」

師曰：「聞時富貴一文，不如見後貧窮，萬金不換。」

頌曰：

須彌下際普金剛，透海穿山總放光；間有野僧能粉碎，人間天上少承當。

問：「普化時常打筋斗，未審渠是何心倖？」

師曰：「絕好心腸，肥邊易得，瘦肚難求。」

頌曰：

為因描得盤山真，便解蔟林翻筋斗；天下道彼是瘋顛，寶蓮臺上呵呵笑。笑甚麼？活跳蚤？

問：「古德云：『你有拄杖與你拄杖；你無拄杖奪你拄杖。』拄杖既無，奪箇甚麼？」

師曰：「奪得它手裡無底纔見手段。」

頌曰：

劃斷山頭幾白雲，清風秖得努雙睛；空花陽燄能收去，送得來時有幾人？

問：「布袋和尚向十字街頭等箇人來，未審這老漢是甚麼心倖？」

師曰：「待汝等著，他來即向汝道。」

頌曰：

一生單等個人來，誰覺其人久在懷；可惜諸方雲水客，空勞神力用心猜。

問：「石頭問南嶽：『不慕諸聖，不重己靈，寧可永劫受沉淪，不從諸聖求解脫。』何也？」

師曰：「噫！死強漢著甚來由？」

頌曰：

毘嵐持住一乾坤，萬象森羅悉已遵；此是瞿曇收放的，根苗聯續至今存。

問：「百丈再參馬祖，豎起拂子，祖曰：『即此用，離此用。』丈掛起拂子，祖振威一喝，丈直得三日耳聾。聾後得箇甚麼？」

師曰：「咄！釋迦老子付迦葉的。」

頌曰：

千鈞弩不為鼷鼠，一舉鋒降師子威；龍象觀之心膽碎，世間天上實希奇。

問：「法是諸佛說，因何諸佛又以法為師？敢問諸佛未生時，法在甚麼處？」

師豎起拂云：「會麼？此是佛法僧之師。」

頌曰：

眾中不有寒山客，決莫同他說一言；昔日丹霞無點化，決然道彼是瘋顛。

問：「莫謂無心便是道，無心猶隔一重關。未審是那一重關？」

師曰：「是這一重不差，省得又加搕[打-丁+(天/韭)]。」

頌曰：

直漢從來不受欺，未嘗舉意我先知；蒼蒼也解知人意，何況人天調御師？

問：「達磨西來，直指人心見性成佛，趙州為甚麼又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

師曰：「賊終不認賊，贓露爭不得。」

頌曰：

干將決不讓不平，但是當鋒猶損己；天下聞風必恐驚，三頭相滾復何喜？

問：「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修行人慈悲何在？」

師曰：「好！小人惟憧，君子慎獨。」

頌曰：

九重圍禁鎮天威，敕令通行遍九區；勦賊除奸梟詐佞，施行發政按時宜。

問：「古人有箇未了的公案，請師銷繳著，免得掛人唇齒也好？」

師曰：「可不妨舉起，瓦解冰消。」

頌曰：

拿住中間布袋口，那畏千頭與萬頭；麤細聖凡收在內，管他歡喜及憂愁。

問曰：「古人畫圓相，呈了作女人拜，看將來是甚麼氣象？」

師曰：「拈花示眾，誰解破顏？」

頌曰：

紅粉佳人續祖燈，金沙灘頭馬郎婦；人間天上獨稱尊，此等何嘗在二數？

問：「古人戲椎擊土，土碎豁然大悟。未審悟在甚麼處？」

師打尺一下云：「百雜碎。」

頌曰：

遊戲三昧，成群作隊；搦痛鼻孔，連悔至悔。跨驊騮兮五嶽逍遙；碎金剛兮一身富貴。一根椰栗活如龍，萬項滄波齊屏息。

問：「古人書心字於門壁上，其意云何？」

師曰：「無事枕松石，賣卜 掛招牌。」

頌曰：

為人不得賣心肝，百尺竿頭進步觀；覷透古人真實意，縱橫海外把天瞞。

問：「教中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假如須彌山，作麼生轉？」

師曰：「咄！收放芥子孔裡著。」

頌曰：

一塵一座五花臺，法說如雲遍九垓；奇怪衲僧都不采，何須轉物共如來？

問：「大覺參臨濟，濟豎起拂子，覺展坐具；濟擲下拂子，覺收坐具而去。敢問具甚麼眼，不禮而去？」

師曰：「啊！你曉我會，無我無人。」

頌曰：

電光石火兩相撞，饒一尺時讓一丈；幸有虛空作證明，釋迦迦葉一般樣。

問：「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為甚燒菴趁出？」

師曰：「咄！婆子燒菴，趁象手腳；師僧受屈，陷虎心腸。」

頌曰：

變通另是一乾坤，縱奪生涯殺活中；一段風流真有趣，高門兩下振宗風。

問：「事從函蓋合，理應箭鋒拄。作麼生是箭拄鋒、函合蓋？」

師曰：「關迷逢達磨。」

頌曰：

不假揚眉先已知，開門憶得閉門時；龍驤雲起師資合，虎嘯風生賓主歸。

問：「馬祖下出八十餘員善知識，得祖正法眼者秖三五人，牛頭亦未知向上關捩。秖如關捩子、正法眼相去幾何？」

師曰：「咄！且向大門出，莫過祖師關。」

頌曰：

灘水湘河十八灣，舟行前後每相攀；雖然阻隔無妨礙，到岸清幽一樣閒。

問：「動容揚古路，不墮悄然機。又云：『古路毒蛇頭戴角』，如何是古路？」

師曰：「咄！行歪難下足，尚未省來頭。」

頌曰：

家家有路透長安，未到多應被彼瞞；慣便乾坤同隻眼，從它言語百千般。

問：「蠢動含靈皆有佛性，敢問世尊未出世時還有佛法也無？」

師咄曰：「會說說都市，不會說家裡。」

頌曰：

物物夏長春生，人人頂天立地。是有是無，知心知己。

問：「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和尚年老還用侍者也無？」

師曰：「唔！須是用他，不許近傍。」

頌曰：

端居法界獨稱孤，寶殿翛翛一物無；濟物利生常勿憚，不教人拜佛毗盧。

問：「若道這箇是，即頭上安頭；若道不是，即斬頭求活。畢竟如何得到家去？」

師曰：「路見不平，拔劍相助。」

頌曰：

太阿鋒出匣，多因斷不平；二邊俱一則，中道勿令贏。多少無勞諍，是非不足徵；三頭并六臂，不許入中廳。

問：「趙州行腳時到南方火爐頭有箇無賓主話，直至於今無人舉著，請和尚舉？」

師咄曰：「後生多明日，老人多往時。」

頌曰：

眼光爍破四天下，再不令人暗處行；賓主無言吾舉了，不知陷殺幾多人？

問：「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云：『頭上角不全，身上毛不出。』此意如何？」

師曰：「啊！有口無心，說話極真。」

頌曰：

異類中行出世奇，四生生過總無依；天人師也非為貴，毛角空兮更解飛。

問：「思大云：『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何處更有眾生可度？』為甚留得彌陀、觀音在？」

師舉尺曰：「唔！思大今日遭手了也。」

頌曰：

三世諸佛被它吞，他今忽地遭吾手；令伊一尺碎微塵，致使彌陀法道久。

問：「普化搖鈴、禾山打鼓、石鞏張弓、迦葉作舞，恁麼伎倆，還當得宗乘也無？」

師曰：「要求天上福，須用世間財。」

頌曰：

老人說法懶開口，秖使鼓鈴弓箭走；有智相逢不展眉，無情撞著頻招手。

問：「入息不居陰界，出息不涉眾緣；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作麼生是不轉的經？」

師曰：「梵音深妙令人樂聞。」

頌曰：

手不釋卷無文字，三藏琅函一口宣；不是聖王能具眼，險些一眾莫申冤。

問：「韓文公一樣問，大顛與首座一樣答。因甚麼不肯首座？」

師曰：「唔！莫錯會好？卻是首座不肯大顛。」

頌曰：

勘判諸方同不同，有時西視有時東；文公若具摩醯眼，爭肯留衣服大公。

問：「久聞忠國師遺一無縫塔，即今在甚麼處？」

師曰：「咄！陜府鐵牛糞堆裡倒在，請去看。」

頌曰：

從來久羨南陽塔，舉世無人解去尋；雪竇當時指個影，至今湖海謾沉吟。

問：「三世諸佛不說法，歷代祖師不參禪。且道甚麼人得恁麼去？」

師曰：「此是盲聾喑啞者。」

頌曰：

竭世樞機定不乖，方圓左右妙奇哉；門前各有通霄路，豈向街頭問鬬獃？

問：「一切諸佛及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皆從此經出。且道如何是此經？」
師曰：「學而第一。」
頌曰：
行行卷卷太分明，何必摩訶說起因？萬象森羅齊顯現，空生徒自淚沾襟。
問：「佛知無量劫因地中事；請問和尚，三世前那事還記得否？」
師曰：「適纔與汝道底。」
頌曰：
這一時通歷劫通，古今三世一塵中；虛空有盡渠無盡，剔起眉看同不同。
問：「劫火洞然，大千俱壞。未審向甚麼處安身立命？」
答：「火燄裡看是阿誰？」
頌曰：
疑雲散盡露金烏，海嶽虛明鑑有無；從教劫灰都散盡，端然不涉赤鬚鬍。
問：「珍財滿室非貴，濟貧賑乏為佳。請和尚隨時飲啄底布施些子？」
師曰：「近前來領去。汝若生心受施，未免有事在。」
頌曰：
澗飲松餐志獨高，爭如出格老風騷；浮山五味親供眾，常住何曾犯一毫？
問：「古德云：『悟之一字，直須吐卻。』敢問老和尚還吐卻也無？」
師曰：「咄！月有忻潭之意，水無愛月之心。」
頌曰：
大人君子意平懷，不棄愚而不尚乖；若要與君通一線，莫遊南嶽與天台。
問：「睦州關門，雲門損足便大悟，畢竟悟得甚麼？」
師曰：「咄！叫發眠夢，事務多端。」
頌曰：
為人須要為得徹，殺人必定要見血；有些氣息便相妨，懸崖一拶命根絕。
問：「傅大士云：『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即今春生、夏長、秋殺、冬枯，其中還有為主底也無？」
師曰：「當該值歲。」
頌曰：

人人各有先天祖，剔起眉毛不用觀；萬象森羅藏在內，分明頭角莫瞞頇。

問：「某甲捉得個野狐精，莫犯和尚諱否？」

師曰：「咦！敢莫是個死貓兒在。」

頌曰：

若是野狐能變化，金毛隊入心無怕；拿來開口與吾聽，斷不辜伊真及假。

問：「汾陽問首山：『百丈卷席，意旨如何？』山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陽大悟。敢問悟得甚麼？」

師曰：「咄！秖這個是韓獹逐塊。」

頌曰：

千年故紙好合藥，秖要醫王解下方；百萬家財都付與，不消書契也為良。

問：「道不屬知與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如何得相應去？」

師曰：「噫！不知眼中有翳，卻怨空裡生花。」

頌曰：

嬰兒秖要乳酥嘗，那管親娘不是娘；直待有朝來具眼，塵塵剎剎顯全彰。

問：「十字街頭打睡，千尋海底翻身。斯人堪作何用？」

答：「咄！見怪不怪，其怪自壞。」

頌曰：

解向佛前欺侮，必然祖後生端；白日青天打睡，三更半夜盤桓。古怪蹊蹺諸釋種，至今天下黑漫漫。

問：「山河及大地，一法之所印。如何是一法？」

師曰：「中。山河大地，卉木蔀林。」

頌曰：

見聞知覺最朦朧，萬象群靈一握中；不入白雲家裡去，爭知足下有清風。

問：「甘行者在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貍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行，泉聞便打破鍋子，是如何？」

師曰：「咄！一箇跨海征東，一箇便漫天收北。」

頌曰：

因緣撞著死冤家，出入行藏豈讓他？此橫鐵槊，彼按金叉。拂袖便行鉤有餌，鍋兒打破玉無瑕。

問：「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左右不然，教行人如何履踐？」

師曰：「腦後見腮，不與往來。」

頌曰：

倏然已到法王家，管甚千差與萬差；丈六金身同草用，涅槃煩惱總空華。

問：「教中鈔解疏，疏解經。未審經解甚麼？」

師曰：「吽！一箇連累兩箇，三箇連累四箇。」

頌曰：

連環綺互莫申舒，一竅虛通一亦無；是事不從人所得，達磨故所觜盧都。

問：「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畢竟在甚麼處？」

師曰：「咦！火罏震動，通身汗流。」

頌曰：

彌勒當來下生，人人活陷深坑；現在兜率天宮，白白將自羅籠。金剛般若兮！無人無我；華嚴法界兮！勿西勿東。火罏震動堪作麼？須知下載有清風。

問：「某甲有二百問，請和尚一句答來。」

師曰：「啊！答也未？轉身猶可易，脫體道應難。」

頌曰：

一句當天答也未，古今宗教問皆酬；若還更要尋心路，一尺端然定不休。

問：「地藏謂法眼曰：『若論佛法，一切現成。』眼即大悟。未知悟得個甚麼？」

師曰：「囚！八字打開，洞然直入。」

頌曰：

滿盤捧出醇甘露，到口令人命即亡；絕後再甦欺不得，翻嗟岐路漫尋羊。

拈古

嵩山極因僧問：「如何是修善行人？」師曰：「擔枷帶鎖。」「如何是作惡行人？」師曰：「修禪入定。」曰：「某甲淺機，請師直指？」師曰：「汝問我惡，惡不從善；汝問我善，善不從惡。會麼？」曰：「不會。」師曰：「惡人無善念，善人無惡心。所以道：『善惡如浮雲，俱無起滅處。』」僧於言下大悟。

師拈曰：「惡人無善，善人無惡。倏爾言外知歸，翻然不落因果。僧大悟，悟甚麼？獅兒迸斷黃金鎖。據實舉論，俱未免過。畢竟過在甚麼處？閒雲一道凝青嶂，一任風雷鼓復收。」

外道問世尊曰：「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良久。外道讚歎曰：「世尊大慈，開我迷雲，令我得入。」乃作禮而去。阿難白佛：「外道得何道理稱讚而去？」世尊曰：「如世良馬，見鞭影而行。」

師拈曰：「此事所謂空谷傳聲，虛堂習聽。秖如世尊良久，昭覺賜棒，還是同是別？若檢點得出，則外道作佛；其或未然，佛即外道。會麼？龍飛鳳舞真奇怪，不中胡僧碧眼看。」

馬祖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

師拈曰：「馬師恁麼道，在老僧則不然。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有鹽醬。大眾！且道與馬師相去幾何？咦！彼即是空言，吾即是實受。」

僧問同安：「如何是天人師？」安曰：「頭上角未全，身上毛未生。」

師拈曰：「關津易過，險阱難行。謀士有先見之能，將元惟威勇之力。預知險處不踐，定獲勝地高登。不須血戰以成功，善保軍民之塗炭。從教神機妙算，終是乾美一場。要知同安意麼？突然掇出燎原燧，驚散巢居鬼窟精。」

頌古

世尊拈花

千鈞寶鼎浮滄海，一丈龜毛縛太虛；不是飲光重出世，爭能百萬眾前嗤？

世尊見二人舁豬過

君子成人之美，平地無風浪起；雖然與眾無干，未免見聞思議。

南泉斬貓

南泉捏怪，趙州幫惡；累及後人，牽繩帶索；惟有貓兒，高登極樂。

南泉白牯

知有不知有，天下衲僧顛倒走；縱是八臂那吒身，摸著鼻孔失卻口。

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曰：「明心見性是不錯路。」

有口無心老作家，一時正又一時邪；千般伎倆能知的，今古還他子沒爺。

臺山婆子

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

劃斷虛空真氣脈，掃除賢聖正經綸；須知教外單傳旨，提掇時人出見聞。

菴主豎拳

趙州本分手段，優劣纔分者憨；殺活何嘗有意？不須甘與不甘。

臨濟喫棒

醍醐上味出乎乳，滴水攙中總不成；三十棒頭開正眼，何嘗傳得祖師心？

問處情真切，慈心秖是椎；大愚不說破，瞥地始安居。騎虎頭，捋虎尾！棒喝宗風從是起；透得佛祖鐵心腸，誰云佛法無多子？

臨濟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

賓主歷然，其道綿綿；會得者喪，不會者全。

鹽官犀牛

扇子已破索犀牛，良久無酬是實酬；連累諸方多計較，盡從草裡去追求。

洞山過水睹影大悟

渠今正是我，天地難包裹；我今不是渠，佛祖莫能知；要識洞山真實處，白雲飛在綠楊枝。

靈雲見桃花悟道

見色明心，附物顯理；具眼宗師，許而不許。敢保老兄未徹，一隊閒神野鬼；不是焦面王來，受陷遭坑幾許？

婆生七子

攪亂乾坤漉海涯，豈知兜著活冤家？幸然棒眼明如日，鬼怪何嘗得近他？

洛浦服膺

玉璽權衡在手中，何如被奪一番空？慈悲不忍還他去，不爾爭些落草蔟。

雲門須彌山

挑得嵐風過海門，一時放出冷乾坤；蒼松老柏能禁傲，遇此因緣也斷魂。

古鏡未磨

一把爛茆當寶木，燃起煙騰法界中；大抵逢緣沾馥郁，翻然抖碎太虛空。

香嚴擊竹

時來鐵也變成金，豈在區區遍討尋？擊竹礫聲而大悟，不知賺殺幾多人？

南院啐啄同時

呼蛇容易遣蛇難，一遣誰知又解翻？已識此蛇能變化，故垂杖送下高灘。

風穴問僧：「啐啄同時話，汝當時作麼生會？」僧曰：「當時如在燈影裡行相似。」穴曰：「汝會也。」

悟不從師總屬緣，得時猶不費盤纏；從教地轉天迴者，也是金烏下碧川。

風穴一塵

一塵飛起蓋天涯，不管諸方老作家；沾著必然皆受困，未知誰不被伊遮？

青原信禪師上堂：「老僧三十年前未參禪時，見山是山，見水是水；及至後來親見知識，有個入處，見山不是山，見水不是水；而今得個休歇處，依前見山秖是山，見水秖是水。大眾！這三般見解是同是別？有人緇素得出，許汝親見老僧。」

無端呈出一三叉，龍象筵中驗作家；若是老胡家裡客，是非蜂起儘從它。

石頭三不得

恁麼也不得，虎被狐狸嚇；不恁麼也不得，乾坤齊暗黑；恁麼不恁麼總不得，黃巢滅卻劍猶存，天下杳無這個賊。

龐居士見丹霞畫七一

龐老年來氣運衰，挑擔乾草賣長街；果然撞著窮光棍，依舊滔滔哭轉來。

龐居士指雪

好雪落處地獄滓，都緣未續缽羅花；頭頭總是家珍寶，秖看誰人解用他？

夾山普請掘坑(云云)其僧束裝潛去

拿龍角，捉虎尾！要且全身不落興廢，夾山老人一場悔氣，這僧鬼面神頭，也是無風浪起。

地藏栽田

誰人不愛子孫賢，爭奈非賢亦枉然；家寶已將分付竟，無知金玉當為磚。

僧問演祖：「如何是和尚家風？」祖曰：「老僧耳聾，高聲問將來。」其僧便高聲問，祖曰：「你問我家風，我卻識你家風了也。」

老僧耳聾，鐵壁難通；誰知直下，佛祖家風。

閱馬祖語錄

馬駒踏殺天下人，尚幸峨峰餘一箇；是故不惜兩莖眉，盡底掀翻都說破。

作務

冒雨衝風去，披星帶月歸；不知身有苦，惟慮行門虧。

董巖勉眾

真實做工夫，聖凡情盡無；活中須要死，死後聽其甦。大似浮雲散，還如皎月孤；光輝周法界，坐斷古毗盧。

遊山

試問白雲何處去？隨風帶月共參堂；問伊說的何言句？各自徐徐散八方。

付無異首座

本然清淨亙如然，契證多生值有緣；觸目混融皆至玅，通身作用總虛玄。五宗極則機齊貫，三藏精微理共圓；不礙古今凡聖事，如來禪合祖師禪。(復囑云)當以無心，相續政用，盡法行持，報無報之慈恩、度有緣之正信。

與璩司馬三谷

影滅皆因形盡也，心空緣是法空耶；非關不奉牟尼旨，大抵心生未免差。
乾坤粉碎的為奇，若是貍奴不肯伊；饒彼古今三際斷，都來未盡一分疑。

示撫州二居士

雲門道箇須彌山，直路行人反作彎；唯有了元行得正，不登從上祖師關。
法眼參方知見多，無如地藏指頭何？直須拶破虛空骨，一切現成始解屙。

示元謐禪者

本地風光騰法界，十方清淨絕微塵；含天裹地渾無物，釋道儒宗謾有名。

示元著關主

得有因由悟有時，青山一歲一芳菲；但能不為時辰使，自自如然合化機。

寶方勉眾

門前有路行非玅，眼裡無瞳看更明；學道未能超學地，鐵鞋踏破枉勞神。

壽昌警眾

四十餘年窮此事，幾番休去幾番休；今朝分付空王子，莫縱三千夜不收。

蔡林罏鞴燄煙高，誰把身心放底熬？直待毛皮都換卻，自然平地起波濤。

述悟

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直出祖師關。
野獅不啖人間食，十二巫峰得自由；養就縱橫無礙力，崑崙翻轉作瀛洲。

示少室禪者

祖道凌遲事若何？為因不契笑頭陀；孤峰頂上生機少，大海潮中死者多。攫浪拏雲能有幾？掀天揭地莫尋他；要知少室山前事，須信神光度達磨。

和遍容和尚歸去偈

個中無悟亦無迷，幻現來兮復現回；來也端然誰是我？去時畢竟我為誰？不如無去無來好，爭似解生解死悲；今日方知無我我，側騎鐵額不歸歸。

答劍峰菴主(時師初住寶方，峰以書責之，師以此答之)

謾攜竿木混凡塵，個裡如如有幾人？攪亂乾坤非好手，縱橫宇宙本真情。虛空摑碎泥牛吼，大海掀翻木馬驚；菴主那知貧道事？南山下足北山行。

達磨贊

達磨大士，不順人情；好肉剜窟，痛處加針。梁武啟問第一義，廓然無答太分明；自己秖如不識，真個是黑臉烏心。九年面壁等個人，神光三拜始安心；隻履西歸陷魏使，迨及於今。噫！可惜當面蹉過。若是跛腳雲門，一棒打殺與狗子喫，貴圖天下太平。

自贊

這個東西也寫上絹，實沒來由，又何可羨？有影無形無背面，天上人間不曾見；影似千江之月輪，形若太虛之閃電。可愛也！達些玅而知些玄；可惡也！泄萬機而通萬變。有時將自己虧，有時把他人騙；顛顛倒倒不成人，千萬莫等閻王見。何以故？畢竟難栲伊是善而不善。
這漢無理第一不賢，埋頭喫飯縮腳打眠，又不慕道亦不參禪。有人撞著無價寶，他言不值半文錢；設有人問作麼生？驀地攔胸打一拳。不是欺地，便乃瞞天。撞著個作家挨拶，便云是教外別傳。噫！似則也似，只可作馬為牛也，不解人間長福田。
這老漢太憧憧，不習真、乾打鬨；弗依世上務本生涯，只好山中填坑岕孔。然是此土生身，秖奉西天梵種。一生倔強詆禪宗，到得人間君子重。徐徐惡風而播諸方，也不辜他而嗣曹洞。生平不能與諸聖齊功，到也共一箇鼻孔。椰櫪橫拈解打人，聖凡聞見眉毛痛。切莫理他，各自珍重。
這漢最粗，龍頭蛇尾；逢人不親，見佛不喜。尋常鼓舌搖唇，解道秖這便是。會者拄杖到頭，不會佯不采去，江湖多有生嗔。其不然者，面諱騰騰，順世度時，便宜到手而已。也有不唧溜漢，再三請上紙，若遇出世的頭陀，畢竟被他笑歪觜。
這老漢具何福？煩息人多屈曲；箇底虛空不如，豈是這般面目？為人拶著笑呵呵；等閒撥動屙漉漉。問妙答玄，三番四覆。有時道鐵壁銀山，有時云本來具足。或且敬重聖賢，又或觸忤佛祖。似這等沒定量阿師，也把他上數，何得將金粧橛木灼然？布施我者不名福田，供養我者應墮地獄。何以故？甜瓜徹帶甜，苦瓠連根苦，伶俐衲僧休笑侮。

圓相贊

相出無相，明帶不明，僧繇雖玅畫難成；唯斯野衲合其真，故假其形示個人。若也達磨師見，必然努目睜睛。何則？笑人、笑人！
這樣東西像個甚麼？類圓陀不陀，似光爍非爍；法界不能安，乾坤無處著；若非達性人，終是難捉摸。道者莫向語言中測度。
壽昌和尚語錄卷下終

題無明和尚真贊并引

久嚮和尚開法於壽昌，往來衲子傳者淆訛，要之皆望剎竿影者也。頃，予自吳越弔紫柏、雲栖二大老還歸匡山，作逸老計。適頑石禪人自壽昌來，述和尚入室機緣，予合掌讚曰：「向禪宗澹薄，今幸

見和尚標格，為向上典刑，況今此道中興，後生晚進得有龜鑑，法門之幸，端有賴焉！」予愧久沉瘴海，忍苦不禁，禪道、佛法束之高閣，安敢置身人前？喜得青山白雲伴此朽骨，自謂了此餘年。所慶法門有人，恨不及一見面，聊申 拙贊以述傾慕之懷。

久嚮無明名，未識無明面；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生涯在钁頭，說法如奔電；提張沒弦弓 ，慣用石鞏箭。只要射個人，應弦早奔竄；忽撞頑石頭，鏃羽一齊限。拋出鐵渾淪，見者絕思算。此是吾師老面皮，相看只許言前薦；若問當陽向上機，雲山滿目難分辯。

憨山老人清書

新城壽昌無明經禪師塔銘(有序)

佛祖之道，若太虛空亙古常然，非晝夜代謝之可明昧，惟得之者若獲如意寶，應用無窮；其不思議力性自具足，稟明於心不假外也。從上諸祖莫不皆然，何近代寥寥？匪曰無禪，直是無師，其果無邪？予於壽昌禪師見其人矣！

謹按狀。師諱「慧經」，號「無明」，撫州崇仁裴氏子。初產難，祖父誦《金剛經》遂得娩，因名「經」。師生而穎異不群，形儀蒼古，若逸鶴凌空，天性澹然無嗜好。九歲入鄉校，便問：「浩然之氣是個甚麼？」師異之。居，恒若無意於人間世者。年十七，遂棄筆硯，慨然有向道志。年二十一，偶入居士舍，見案頭《金剛經》，閱之輒終卷，忻然若獲故物，即與士言其意，士奇之。師由是斷葷酒決出世志，父母聽之。

時，邑之蘊空忠禪師說法於廩山，遂往依之，即其本名曰：「慧經」。執侍三載，凡聞所教不違如愚。嘗疑《金剛經》四句偈，一日見〈 傳大師頌〉曰「若論四句偈，應當不離身」，師不覺灑然，因述偈有「遍界放光明」之句，以是知為夙習般若熏發也，時年二十四。

一日，閱《大藏一覽》至〈 宗眼品〉 ，始知有教外別傳之旨，至於五宗差別，竊疑之。迷悶八月至若無聞見，時人以為患癡。久之有省，於是切有參究志。遂辭廩山欲隱遁，乃訪峨峰，見其林壑幽邃，即誅茆以居，誓不發明大事決不下此山，居三年人無知者。因閱《傳燈》見僧問興善：「如何是道？」善曰：「大好山。」師罔措，疑情頓發，日夜提撕至忘寢食。一日因搬石堅不可舉，極力推之豁然大悟。即述偈曰：「欲參無上菩提道，急急疏通大好山；知道始知山不好，翻身跳出祖師關。」因呈廩山，山印為法器。

師生而孱弱若不勝衣者，及住山日極力砥礪自堅，躬自耕作鑿石開田，不憚勞苦不事形骸。每聞空山境喧，乃曰：「老僧不采無窮。」遂居不閉戶，夜獨山行，嘗大雪封路絕食數日。向未薙髮，人或勸之，師曰：「待具僧相乃爾。」至是始剃染授具。自此影不出山者，二十四年如一日也。

時，邑之寶方乃宋師寶禪師故剎也，請師重興，乃應命。先之廩山掃師塔而後往，有「倏然三十載，忘卻來時道」之句。時，師年五十有一矣！當萬曆戊戌歲也。

師住寶方，日益增精進力，凡作務必以身先。雖形枯骨立不猒其勞，故不數年百堵維新開田若干，其佛殿、三門、堂廚畢備，四方衲子聞風而至者日漸集。

時，有僧問師：「住此山曾見何人？」師曰：「總未行腳。」僧激之曰：「豈以一隅而小天下乎？」師善其言，遂荷錫遠遊。乃過南海訪雲栖；復之中原入少林禮初祖塔，叩無言宗主問西來單傳之旨；尋往京都謁達觀禪師，深器重之，一時法門大老相與酬酢，無不推譽；項之，入五臺參瑞峰和尚。

峰門庭孤峻，師一見而契，乃請益曰：「某甲於古德機緣，數則有疑，乞師指示？」峰曰：「請道。」師曰：「臨濟道：『佛法無多子』，畢竟是個甚麼？」峰云：「向道無多子，又是個甚麼？」師曰：「玄沙謂靈雲：『敢保老兄未徹在，何處是他未徹處？』」峰云：「大是玄沙未徹。」師曰：「趙州云：『臺山婆子，我為汝勘破了也。』勘破在甚麼處？」峰云：「卻是婆子勘破趙州」。師更請益，峰云：「知是般事便休。」師作禮，遂相印契。峰返詰，師各以頌答，語載別錄。其〈趙州頌〉云：「暗藏春色，明露秋光；有眼莫鑑，縱智難量。到家不上長安路，一任風花雪月揚。」峰深肯之，觀師語忌十成，機貴回互，妙協洞上之旨。自是師心亦倦遊矣，乃返錫寶方，始開堂說法。時，以博山來公為第一座，師資雅合，簧鼓此道激揚宗旨，四方衲子日益至。

戊申，邑之壽昌乃西竺禪師所創也，久頹，眾請師居之，遂應命。舊傳有讖，適師與竺同鄉同姓，咸以師為竺再來云。師住壽昌不扳外援、不發化主，隨緣任用，數年之間所費萬計。其道場莊嚴煥然，叢林所宜纖悉畢具，二十年來千指圍繞；又別建菴院二十餘所。豈師以無作妙力而幻成者邪？

惟師之生也賦性真質，氣柔而志剛，心和而行峻。雖邊輻不修而容儀端肅，嚴霜煦日不怒而威，衲子一見失其故有。接人單提宗門向上事，即遠近參請，如銀山鐵壁，未嘗輕意印可一人，以真參實究為要。故海內但聞其風，並無一言的據借為口實者，其慎密如此。然自奉甚薄，至有不堪其憂者，師澹如也。每遇病僧必親調藥餌，

遷化則躬負薪茶毘。凡叢林鉅細必自究心，不謀而合度，不擇淨穢必盡心力而為之；胸次浩然，耳目若無睹聞者。老當益壯，迨七旬尚混勞侶耕鑿不息，必先出後歸躬率開田，三剎歲入可供三百眾，故生平佛法未離钁頭邊也。四十餘年曾無一息以便自安，丈室翛然惟作具而已。雖臨廣眾，未嘗以師道自居，至於應物方行等慈，隨機善誘各得其宜。偈頌法語川流雲湧，豈所謂般若光明，如摩尼圓照無思應者邪？苟有一念身心之相，則疲勞厭倦非一日矣！嘗謂自古傳燈諸老，雖各具無礙解脫，其不疲於萬行者，獨永明一人，然未及其麤。若師者！自非道契單傳、心融萬法，何發強精進之若此邪？

益王嚮師道德，深加褒美，其語別載，因歎曰：「去聖時遙，幸遺此老。」其見重若此。故郡之徵君潛谷、鄧公祠部、海若湯公，閱師問答深加歎賞，以為今日宗風再振。一時縉紳先生無不翕然歸仰，即諸方久參未決者自遠而來，一見靡不泮然冰釋也。

丁巳臘月七日，師自田中歸，語大眾曰：「吾自此不復砌石矣！」眾愕然。除夕上堂，曰：「今年只有此時在，試問諸人知也無？」誡語諄諄。末後云：「此是老僧最後一著分付大眾，切宜珍重！」戊午元旦三日，示微恙，遂不食，云：「老僧非病，會當行矣！」大眾環侍，忻若平昔。眾不安，以偈諭之曰：「人生有受非償，莫為老病死慌。」七日以偈示博山，次第寫寶方、壽昌遺囑，乃曰：「古人護惜常住猶如命根，老僧不惜身命為安常住。」十四日寫書辭遠近道俗，且勉以叩己真參。十六日，眾請留全身，師命茶毘自作舉火偈，令侍者徹宗唱偈舉火。次辰，取水漱口洗面拭身，囑曰：「不必再浴，恐廢常住薪水也。」誡眾：「無得效俗變孝，違者非吾弟子。」乃索筆大書曰：「今日分明指示。」擲筆端坐而逝。時，萬曆戊午正月十有七日未時也。

茶毘火光五色，心燄如蓮花，其細瓣如竹葉，頂骨、諸牙不壞，餘者其白如玉，重如金，文五色，藏於本寺方丈，建窣堵波。當門一齒生時長偃下唇，竟不壞，留博山。

師生於嘉靖戊申，世壽七十有一，僧臘四十有奇。得法弟子惟元來，開法博山；其得度弟子若干人，守三山常住。有語錄二卷行於世。

予嚮師風，丙辰避暑匡山，有門人持師圓相真者，予展之，即知師為格外人，而恨未及見也。因為之贊，有「突出大好山，千里遙相見」之語相傳。博山見之以予為法門知師之深者，乃略述師之行狀，請予為塔上之銘。予痛念禪門寥落向未有以振起者，獅絃將絕響矣！今按師之行履，其見地穩密機辯自在，不惟法眼圓明一振頹綱，而峻節孤風誠足以起末俗，至其精進忍力又當求之古人。雖影

不出山而聲光遠及，豈非尸居龍見、淵默而雷聲者邪？觀其超然生死實踐可知，因次序其實行，乃為之銘曰：

大道廓然，　如太虛空；　聖凡幻華，　影落其中。
即有求者，　竟不可得；　擬議思量，　掉棒打月。
瞿曇熱亂，　達磨忙來；　到頭落得，　一隻皮鞋。
建塗毒鼓，　全彰正令；　如有擊者，　喪身失命。
不用命者，　時來一擊；　三日耳聾，　晴空霹靂。
身心俱碎，　魔佛潛蹤；　摩尼光耀，　八面虛通。
惟我壽昌，　誤中其毒；　遍身毛孔，　三昧出沒。
化生死窟，　作光明聚；　日用頭頭，　無處不是。
提起钁頭，　似金剛劍；　煩惱稠林，　佛祖出現。
四十餘年，　墾土掘地；　瓦礫荊棘，　純七寶砌。
身心世界，　碎為微塵；　塵塵佛剎，　坐臥經行。
佛法禪道，　拈向一邊；　有來問者，　直指目前。
如大圓鏡，　五色齊至；　不出不入，　死生遊戲。
自墮此中，　未嘗住世；　即今便行，　亦未曾去。
不信但看，　草芥纖塵；　何有一物？　不是全身。
青山塔影，　松風長舌；　說法音聲，　常無間歇。

明萬曆四十八年歲次庚申孟夏月朔旦匡山逸叟憨山釋德清撰

(豫章信官黃端伯捐俸敬刻壽昌無明和尚語錄卷下　廣照弟子愈奇證字)

(崇禎十年十一月徑山寂照菴識)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